

本周书籍推荐

第一大亨:美国商业巨擘范德比尔特的大人生

T·J·斯泰尔斯(美) 著

内容简介:

尼利尔·范德比尔特,一个18世纪的孩子,依靠自身努力和能力白手起家,从最初一名经营帆驳船轮渡的小船夫,逐渐成长为世界著名的航运大王、铁路大亨和金融巨头。他自力更生地打造了自己的王国,成为这个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更像是乔治·华盛顿和成吉思汗的综合体,数代后人生活都在他的影响之下。

19世纪50年代,他在中美洲的个人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白官。1867年,为了让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屈服,他让所有从西部前往纽约市的火车停运。1869年,他凭一己之力化解了华尔街的恐慌,避免了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经济萧条……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大富豪,身价远超今天的比尔·盖茨。1877年过世时,他的资产占到美国整个货币流通量的1/9。

他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同时代的商

人鲜有人能与他相匹敌。在他面前,19世纪美国商业大亨老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J.P. 摩根都只能算是后起之秀。崇拜者视他为最卓越的精英领袖,对所有人而言,他就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开创者。

作者简介:

T·J·斯泰尔斯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畅销书作家。曾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历史。

美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国际传记作家组织顾问委员会委员;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资助。

他的第一本著作《杰西·詹姆斯——美国内战最后的反叛者》获奖无数,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誉为“最优秀的5本传记作品之一”。鸿篇巨制《第一大亨》更是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传记奖”,横扫各大畅销书榜。



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

王选 著

内容简介:

在这片曾经的老城墙下,生活着打麻将的房东、单位里的小职员、倒水果的贩子、洗头房的小妹、工地上的民工、酒店里的服务员、躲债务的男人、领低保的老太等

等,其实所有的城中村都生活着这样的人群。

他们整日包裹在鸡毛蒜皮、针头线脑、悲欢离合里,卑微、善良、清贫。

他们在岁月的晚风中渐渐泛白,在光阴

的沟壑里慢慢暗淡,但他们坚韧地活着,活出了真正的人间故事和流年冷暖。

南城根是一方水土,一块栖身之地,更是中国亿万底层群体的血脉所在,中国城乡激荡交融的现实标本。

中外男孩危机

龚灿

“阳衰阴盛”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很突出,也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2009年美国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获得大专学位、学士学位、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的人数都超过男性,女性获得了57%的应用科学学士学位和58%的硕士学位。2013年3月,英国大不列颠招生服务机构的数据显示,当年英国国内申请大学的学生中,女生比男生多出8万人,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男孩的学业危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四年前发布了一个“男孩危机”调查报告,指出在男孩成长与教育中存在着学业危机、心理危机、体质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久前,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发布了一条微博:“昨天面试免试推荐的研究生,居然5女1男,性别比例失调,结果前三名还都是女的。”微博引发了很多争议。在以考试成绩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面前,男生的表现大都不如女生。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也提出过“男性的衰弱”的课题,他每年都会进行大学生自评害羞比例的调查研究,发现其中男性害羞的比例持续升高。津巴多的研究还发现,现在的男性喜欢沉溺于与现实脱节的网络世界,一个21岁的美国男孩可能已经玩了1万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大多时候是一个人进行,而他们在现实的社交关系中却缺乏主动。

美国作者米歇尔·柯林在《男生为什么会掉队》的文章中称,在美国的中学,当女生忙着学业和校园活动时,男生们要么在健身房里练肌肉,要么就是在网上打游戏,或是听着音乐。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威廉·波洛克对此颇有些无奈:“并不是男生被女生超越了,而是男生自己落后了,表现得不如以前了。”

在教育领域,男生成为弱势群体,是受环境影响抑或真是自甘落后,确乎是难以说清的。

男孩的教育模式危机

过去女权主义者扛着大旗,要推动女性受教育的平等权,如今国际社会又将同情的目光投向男生,不是男生不争气,而是现实的教育环境让男生不得不向女生低头。

普遍来说,男孩在读写能力上的发育要比女孩晚两年,就连手指神经的发育也要比女孩晚,这种来自生理上的差异一开始就使男孩处于弱势地位。况且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以语言传授教学内容,女孩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本就高于男孩,因此女孩更容易适应和接受语言教学。而男孩在学习方面更多依赖动作、空间机械刺激,适合男孩子发挥动手创作能力的课程极度缺乏。这也是男孩容易在课堂上表现出坐立不安、分心情绪的原因,男孩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几率也比女孩高4倍。

在国外男孩教育也遇到了同样的瓶颈,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工业化国家,男孩的成绩普遍低于女孩,学校教育也是更适合于女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托马斯·迪普



雷特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克劳迪娅·布赫曼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他们的研究认为,男孩的成绩之所以比女孩差,在学校表现不佳,“更多的是与社会对“阳刚之气”所确立的规范有关,相较于其他男生,喜欢参加音乐、艺术、戏剧和外语这类课外活动的男生更热衷于学校生活,成绩也更好。但这些活动时常常受到贬低,说什么缺乏男子气概。”两位学者的研究还提及,男生中途辍学率高,很重要的一点是男生不想背负上大学时的学费债务,而往往在中学毕业后就进入薪酬较高的制造、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虽然这些男生刚开始不会面临多大的工资损失,但是与那些读了大学的人相比这种损失会逐渐拉大。

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性别差别可能带来的危害。英国14所大学已在招生计划中明确设定目标要多招收男生,尤其面向小学教师的培养课程中,希望能有更多男教师在初期教育阶段为男孩子树立榜样。美国的教育专家正在研究更符合男孩发育特点的学习方法,帮助男孩重新找到落脚点。

男孩的职场危机

“诚然,现在的领导人大多还是男性,但男人的未来潜藏着严重问题。”美国战略顾问马可·佩恩在《小趋势》中如此说道,这并非危言耸听。男孩终会长大成为男人,男孩危机从教育领域已经蔓延至职场领域,男性在普遍意义上的式微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美国近两年来出现了多本唱衰男性的著作,如《更富有的性别》、《女性的崛起将男人变成男孩》、《男性之式微》、《男性的终结》等等,指出美国社会将迎来“多数女性赚钱养家的时代”。几年前肇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令男性的失业率远高于女性,女性逐渐成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女性的社会角色也更加突出,甚至出现了一个热词——“女性经济”,女性已经推动了美国职业版图的变化。过去由于女性在工作时受到歧视,迫使她们不得不通过获得更高学历来寻求高薪的工作,这推动了美国女性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势必促使一些专业领域向女性倾斜。在商学、生物和医学等专业,女性本科毕业生生的比例都超过一半。

英国伦敦市长鲍里斯去年7月接待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当对方提到马来西亚大学的女生比例高时,鲍里斯插话说“她们该找个男人嫁了!”鲍里斯的这种“性别歧视”引起一些伦敦人的反感。其实,鲍里斯6年前担任高教育发言人时就发表了关于性别革命的文章。他注意到女性在每个科目,包括数学和工程领域都比男性多,“所以当这些女大学生抵达事业巅峰时,美国经济将变得女性化,可以

春节,漫漫回家路

何平

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多年了。回家的路却一直延伸着……年年岁岁。

当年健壮的父亲已天人永隔。母亲也被时间之手推向了耄耋之年。

江山依旧。

一年,又一年。脚步跟着心,就这样在回家的路上跋涉。

李太白叹息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早已成为历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渝两地交通也不再难了。火车夕发朝至,汽车也就不到一天的路程,与那些动不动就要在火车上呆上三五天的旅行者来说,我还是幸运的。

当然,对于思乡之情而言,三百公里与三千里没有多大实质的意义。家乡在远方,父母在远方,他们,在我手不能掌控的地方。而我,也在他们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

而思念之情却常常不期而至。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报社在广州组织的“海峡两岸企业家研讨会”期间,我外出办事,路过一家音响店时,里边传出一阵悠远婉约的萨克斯曲子,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思乡之情。大街上,市井中,我流着眼泪,在路人疑惑的注目下,走过了这城市。

后来,我才知道,那首引得我潸然泪下的曲子就是肯尼基《回家》。

1992年报社迁移成都。总编辑体恤员工,专门购了一辆大巴车、两辆中巴车接送员工。所以,一到春节,浩浩荡荡的车队便载着员工踏上了回家之路。后来,成渝高速公路开始修建,回家的路不是太通畅了。那一年,因为堵车,三百公里的路生生走了三十

多小时。回家的喜悦与堵车的焦虑交织着,但回家的感觉却是甜蜜的。心里有了念想,路途的劳顿和艰辛也就不在话下了。正如妈妈常说:出门的路长,回家的路短。

随着时光的流逝,十八岁的女儿也到了离开家的时候。不同的是,女儿走得更加遥远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机场送别的场景。海关出闸的通道很长,仿佛没有尽头,女儿通过安检后,挥挥手,便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的往前走了。透过蒙蒙的泪眼,看着女儿渐行渐远的背影,这时的我才真正体会了“几行千里母担忧”的真正内涵。才了解了当我当年离家时父母心里的牵挂。

女儿这一走,就是整整七年。第一年功课紧张,女儿不敢回家。之后,每年的寒假,当别的学生在欧洲流连忘返时,如小棉袄般贴心的女儿却总会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上一张回家的机票,飞上十多小时赶回家来。有一年,女儿乘坐的航班经停德黑兰,飞机要穿过正在发生内乱的吉尔吉斯斯坦,听到这个讯息,联想到前段时间俄罗斯接连发生的莫斯科工人俱乐部、别斯兰小学两起血腥恐怖事件,我的内心十分恐慌。女儿旅途中的那两天,我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心被煎熬着,直到接到女儿在北京平安着陆的电话,一颗心才放下。

如今,女儿回家了,但母亲却真正老了。

春节,回家的时刻又到了。

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

人生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停地向前赶,一生都在路上。

在路上欢笑,在路上悲伤,在路上祈祷,在路上放飞希望……

生生不息,直到永远。

人事总监的幸福

刘文景

阳阳原来是成都一所大学的英语老师,上世纪90年代辞职在外企工作一直升至人事总监,年收入60多万。

阳阳的老公是成都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老公才华横溢帅气阳刚,她智慧漂亮,像个女主人而不像女强人。但她说她一点都不幸福。她和许多女人一样,女人的幸福很多时候取决于婚姻。结婚20年来,她和老公只有几年短暂和谐的生活,然后是好多年的冷战。虽同在屋檐下,但很多时候是你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我不问你的冷暖,有时好像两个根本不认识的人。

我最近见到她,感觉她完全变了一个人,都40好几的人了,看上去只有30多岁。她说,直到去年,她才发现自己婚姻的错不能全怪老公,其实改善关系很简单。阳阳和老公结婚就选择了丁克家庭。因为没有小孩,自从她辞职到外企工作后就很忙,很多年她和老公都不煮饭,因为下班时间不一样,她和老公都选择下班后各自吃了饭回家。星期天,就在双方父母那里去蹭一顿饭;有时老公星期天有事,有时她星期天还要加班,好,我们就还是你吃这家馆子,我上那家快餐店,渐渐地老公和她行如陌路人。

按照说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该离婚了。但她和老公也许和常人不一样,两个都情愿耗着也不离婚,阳阳就在不幸的婚姻中异常痛苦地生活了多年。

阳阳想不通,你是博导,但你有工资?看你住的高档楼房,开的好车那样不是我的钱买的,你却不像丈夫那样关心我,呵护我。就是我病了,你也难得对我嘘寒问暖,于是冷战就开始了。而且,两个人都超级有



教养,你也不和我吵架,我也不骂你。但阳阳内心却苦不堪言:阳阳作为成功的女强人,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分关爱。阳阳甚至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宁愿做一个让老公疼爱的小女人,而不是一个老公不爱的女强人。

但连阳阳自己都没想到,夫妻关系的改善是从一碗方便面开始的。

那天老公回家,阳阳刚吃完方便面,她突发奇想地问:吃了没有?平时她也不会问,反正老公和她都会自己找吃的。老公说没有。阳阳说,我去给你冲一碗方便面。老公点点头,就端坐在凳子上,等阳阳冲方便面。老公吃着阳阳冲的方便面,眼里不知怎么就吃出了泪花,看着老公眼里满是泪水,阳阳关切地问:“怎么了?怎么了?”老公放下方便面说:“阳阳,我的女人,我等你这碗方便面等了好多年!”

他抹了一把眼泪说:“我……我就是个没人疼的男人!我就是个没女人的男人!今天你才做了我的女人,你才是我的女人……我……我是吃了饭回来的。”

阳阳哭得更伤心地说:“我不知你需要我给你冲方便面,只知道你心里早已没有我这个女人……”

从那以后,阳阳经常给老公煮面或者冲方便面。而老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只要有空就猴急猴急地往家赶。很多时候,还是他给阳阳煮面条。

永远不要责怪父母

老丑

前两年我回家,正在玩着iPad,父亲过来,想要问问这是什么,怎么用。但他刚一问,就有点后悔,可能怕我嫌他脱肛,没文化,之后见我骂他,在我周围转了几圈,就走了。

过了不几天,他见我不在家,偷偷拿出来玩。结果他摆弄一会儿,就自动黑屏了。

他以为是坏了,着急上火,一整天心神不宁。晚上我回家打开才知道没坏,告诉他别担心,只是电池没电了。

后来我妈告诉我,他只是不想跟我有太多代沟,所以就偷偷去研究,没想到一玩就没了电,吓得他够呛。

出门在外,他们有时候也想跟我们聊聊,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该问什么话。

他们或许早已脱离了你的所谓网络圈、技术圈、文艺圈、时尚圈、微信圈云云,关心你的范畴,也越来越小,能和你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少。

就像我们之间明明待在一起,却永远隔着一个Pad,一根刺。

他们想问你计划,但可能,你正为计划所扰;他们想问你婚姻,但可能,你也正为爱情所困。

在媒体渲染,网友玩笑之后,这一切的问便加上了“逼”,逼婚逼房逼工作。

于是我们渐渐反感,抱怨他们不和时代接轨,接着责怪他们啰嗦、杞人忧天,到最后干脆一个电话不打通,家也不回。

朋友的奶奶长期卧病在床,不能走动,也没什么人探望她。

大过年的,他小姑前去看她,可向她展示了一遍礼物,就要去打麻将。

小姑刚要出门,她在里屋大喊,说她一不小心,手上扎了根刺。小姑连忙跑进去,摸着她的手,反复检查了好几遍,就是找不到这根刺。

怕奶奶担心,小姑说带她去医院,让大夫好好瞧瞧。还没出门,小姑就被他爷爷拽住了。爷爷悄悄告诉小姑,你妈不过是想找些事情,跟女儿多说说话。可见,有时候,不是父母不懂你,只是你也不懂他们。

回头想想,这一切所谓的逼迫,可以是一件烦心事,也可以是一件幸福的事。

这世上,恐怕没人会如此真诚地关心你,即便他们用错了方式,搞乱了计划。

当你坐在列车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转弯处,或许,他们的唠叨,将会变成你记忆里最温暖的东西。

永远别去责怪父母。要怪,就怪我们大了,他们老了罢。